

集部

憂無乃會之不以其道乎是固官司之所宜憂也吾季丈沈公拜官三月亟以疾去其亦有隱歟雖然公一署丞也丞之上有正也而一寺之長則有卿焉有爲之佐者焉又有爲之丞者焉其憂當有大於公者彼不以爲憂而公乃以爲憂乎雖然食人之食者憂人之事公之所憂固非分外事也夫知所以憂之則必圖所以會之矣爲一署之丞者能圖所以會之其他爲丞者又圖所以會之其大於丞者又圖所以會之尚何置之之足憂

而成周之不可並乎公之歸吾於是乎有感

送光禄寺丞沈公赴南京序　岳正

丹陽沈公與純先戶部尚書伯威公之世孫也景泰間拜陜西省幕左副都御史吾郡楊公時爲方伯罷公之才實用疏薦旣登朝籍典大光禄之簿比一考遽進寺丞尚書公之告終也以承重去位乃今服闋以來仍用故職莅事於南京從時格也戒行有日祖而送者皆同官同朝卿大夫士之賢者邀予以辭且曰南京根本所

在大光禄地近職親固曰重矣公所惜者捨劇就閒用違其利焉耳嗟夫士之修也其志類同其出以用世也功名之際乃有升沈大小成敗之殊者豈無其故乎哉長沙之傅江都之相此兩生者設以蕭曹勃噲倫而擬之豈但推而不居也邪彼將頳頸裂眥且恥且怒艴然而拒之矣夷考厥就所謂滕金鐫玉開國傳祚之業曾不及刀筆屠販者之什一焉豈非格於時乎雖然時之為義蓋亦博矣推遷不常之謂時景運遞禪之謂時偶

會適遇之謂時乃若今日之時格者暫立條例以公進退不過權一時之制詎可久恃以待天下之士哉古今用賢自有常典顧主之者未暇思耳就如公等所陳公既以時格而去安知他日不以時格而升乎或者徒見董賈所就遂為時病非識時者也

送陳緝熙使朝鮮詩序　岳正

昔唐殷侑使回鶻韓子稱其適萬里外國畧無悯悯離別可憐之色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考之於史吐蕃

作厲與唐終始回鶻有國實界厥埸既曰於唐最親曾
不能結隣服貳以輸畀天之悃顧彼無人或昧所從所
貴乎行人者宣倡大義以開道之俾之陳力就列云耳
故曰大夫出境茍利社稷專之可也侑之知既不及此
而退之贈言又無以諷之者徒以區區辭色遂漫焉以
大丈夫許之大丈夫之所為也固如是而止乎哉孔子
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退之固不失言矣然而謂
之非溢美吾弗信之矣天順改元天子以復辟詔天下

特於朝鮮寵以侍從於是翰林修譔陳君緝熈載命以行時凡餞者各伸以詩詩成宜序正乃作曰方今內外罔不臣妾瓦剌餘孽尚勤王師豈與唐之吐蕃者類歟若乃朝鮮為國外藩衣冠禮義非回鶻比而勢據右臂犄角是宜技誠報効亦其時也如吾陳子士之通經知輕重蓋無忝於大丈夫之稱者嗟夫出境專利必有所處正安敢茍有溢美而阿其所好哉

送我齋歸山陰序　林俊

子達來省問所友天下士以蔡我齋希淵對時我齋方以養母乞教授吾莆孤風遠韻隱隱來雲莊詳叩之曰是固陽明先生高弟中有餘養而秪見夫外者之輕以壁立千仞上者將其至羣儒依歸焉家甚貧非其道義雖與之以晉魏之富不欲苟焉處也鄉書十年不欲取進士既取進士辭庶吉士茲固為母而出亦未知其果來來亦未知其果久以處否也予喜為莆得師達至崇安書語諸弟曰蔡先生來矣吾家子弟無問學籍未學

籍時徃叅候我齋務去沿襲自立風格賢者篤其已至不賢者勉其未至道風翕然方成一學校久其位何如耶我齋厓壁若不可攀即之而冲永平粹立孤而禮恒下守雖固而其量未嘗不洪興寄髙遠嘗思自放乎山風水月之間筲斗之禄其無足留也來訪雲莊神遊意徃如蟬脫埃壒輕鴻遡乎寥廓予笑曰髙則髙矣秪恐無福我齋數數思去予數數留一日太夫人亦思去我齋辭夫子廟退而語諸生别諸生哭留不可羣走鄉大

夫語留予偕山齋造焉我齋嬉笑自如則已方巾野服飄飄然遺世神仙山齋曰是可留耶於是松厓至士夫繼至耆舊亦繼至來進知方之士連履而入或語留或求識面以去市居童孺販鬻松檟者流刺刺私相語亦惟其留之幸彼固誠知我齋哉嗚呼風之動人有似舉幡足信矣古今人其未相遠也有八十日之元亮有百五十日之我齋獨意夫依中庸者為難易進退無恒非離羣也吾人有斯世之責焉持祿固為可愧亦盍思果

哉而末之難容有執其幾者抑東漢竒節歸數尺之羊裘殆有托始今日者矣序我齋去

送鄉友林茂才訓導序　丘濬

吾友林茂才以上舍生應校官選與天下舉子羣試於奉天門翰林考其文在優等得贛州府學訓導戒行有日時郡人士在京者比常年為多相與醵錢具酒殺飲食之於東門佛舍酒酣有起而歌者曰湛盧之利兮以艾茗華鐃歌鼓吹兮協以枯楊皇荂千狐之腋兮當暑

以代麻時命則然矣吁其奈何繼有歌者曰章貢交流兮屹以鬱狐有新朝貌兮高渠渠峩峩其冠兮講唐虞詵詵髦士兮來趨其隅尊有酒兮饌有魚鄉人往來兮通簡書安居而飽食兮徐徐于于彼擁盖以前訶兮方且奔趨歌竟杯行無等談笑讙譃以罄一日之樂竊相語曰方吾儕與茂才同游學校時年少而氣豪顧天下士無一當其意者於世所謂功名富貴視之若囊中物謂試探手即可得也其後累應秋試至則罷去最後為

有司勸駕可以起矣猶且遲遲其行至五六年之久豈意老之遽至邪今不得已俯就儒官翻然收歛檢束就規矩中始終若二人然豈閱世既久而覺前事之為非耶抑歲月斯邁而志氣銷輭邪明日舉以告予予曰不然子不見夫秋水時至耶方其百川暴漲衆流交灌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漫山平谷一望無際觸木而折衝岸而崩泛石而浮巨峽不能扼高埠不能防一有排迫則怒號哮吼聲震遠邇及夫霜降水落之後奔放者

注之海泛濫者歸故道疏而成川瀦而成湖渟而為淵平鋪漫流可以浣濯可以鑑面目可以供飲食其他潤澤之功沾漑之利無所不有夫今之水即昔之水也何前後相懸絶如此哉時則然也然此乃大川大陸所有之形勢彼夫沼沚汙池烏有是哉若是者可以喻吾茂才矣夫人至於斂華就實之時是惟不用用之而無不可惜其官拘地冷不足以盡其用耳雖然已不自用而授之人俾其代以用吾之用是亦吾之用也奚必自已

出哉衆閧予言咸以為然遂次第其語以送茂才之行

送楊太僕序　石珤

始予讀魯駉及衛定中之詩以為正心誠意之學可以貫通萬事及草木鳥獸而並育之故雖孳息之臧好而美大亦無有能外之者及觀毛仲之主廏也色殊羣别雲錦蔽野則又惝然疑之曰牧養之職貴得其法耳彼毛氏者亦何嘗有塞淵之德不邪之念而蕃庶至是哉比予周遊兩都得竊觀今天下之馬政則任法之說抑

又有未足據者盖自我太祖高皇帝投戈講藝以綏邦家未甞一日而忘武備未甞一日而忘馬也既有大司馬以總天下之兵騎於是有太僕寺太僕又有苑馬以至署有正圉有長畜馬之官不可謂不備矣百畝牧一馬再歲徵一駒四戶有馬備用有馬其畜馬之民不可謂不衆矣牧有塲芻豆有家馬損有罰駒不中程有罰其畜馬之令不可謂不詳且嚴矣今兩畿之民曰吾病矣吾散財以給馬芻破産以資馬直亦無餘矣今再急

吾且逋以逸吾子女西北之邊民曰吾將何以為生哉吾恃馬以為存亡然馬力數不足以當敵馬食有常給或弗能飽不幸而斃家貲無所償吾且抵馬夫以國家設官如是之備著令如是之詳而公私之告急如此何哉問其故則曰馬政之不易行久矣則曰馬之難畜甚矣徐而究之則法之所在獘必生焉民馬之弗用而商賈售豪右取甚至食禄之家坐而兼利焉孰非思慮之邪而秉心之偽哉以此見聖賢之言果不欺我而詩之

所稱亘萬世而不可易者也豐城楊君方震自舉進士
績學翰苑歷諫院未嘗一日不講求誠意正心之學其
著書立言及為文章與論諫亦未嘗須臾不以六經之
道為用乃今年自光祿擢陞太僕少卿其於馬政固無
難於舉措矣抑吾猶有告焉今天下之士好高騖遠一
知講求聖賢之學率以吏治為俗務往往不屑為之甚
至司錢穀寄民社職刑名皆一切不以為意方且謀唐
虞論道德離臣言忠遠子言孝下視一世無足當意者

豈知堯舜之治亦不過於博施濟衆為心孔孟之道亦不離乎日用修臣之常職即所以盡忠修子之常職即所以盡孝又何必蒐奇索隱趨周文而貌尼父然後謂之道德也耶噫嘻其亦自誣之甚矣楊君雅碩士其必不以民事為俗哉會光禄張君廷實李君宗岳將設祖以餞聞予言而是之曰方震明德士也秉心致思之論其誠可以為太僕式矣予曰何止於太僕由而卿而相茍用是道鮮有不益於是事者楊君姑再試於太僕請

後而徐觀之

送李世卿還嘉魚序　陳獻章

弘治元年戊申夏四月湖廣嘉魚李承箕世卿自其鄉裹糧南望大庾嶺沿道歌吟入南海訪予白沙一見語合意先是五六年予會都憲公之子承恩於北京承恩世卿從弟也示予以世卿之文出入經史跌宕縱橫筆端袞袞不竭來數千言沛然出之若不為勢利所拘者予時未識世卿而知世卿抱負有大於人既不忘於心

亦時於詩焉發之或聞論當世士有文章必問曰如李世卿否然又意世卿少年凌邁高遠則有之優游自足無外慕嗒乎若忘在身忘身在事忘事在家忘家在天下忘天下世卿未必能與我合孰知世卿有意於來耶自首夏至白沙至今凡七越月中間受長官聘修邑志於大雲山五十餘日餘皆在白沙朝夕與論名理凡天地間耳目所聞見古今上下載籍所存無所不語所未語者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非見聞所及

將以待世卿深思而自得之非敢有愛於言也時時呼酒與世卿投壺共飲必期於醉醉則賦詩或世卿唱予和之或予唱而世卿和之積凡百餘篇其言皆本於性情之真非有意於世俗之賛毁至是世卿以太夫人在堂辭去欲留不可為古詩十三首别之諸友相繼有言世卿歸以所聞於予者質諸伯氏茂卿登大崖山吟弄赤壁之風月予所未言者終當自得之世卿之或出或處顯晦用舍則繫於所遇非予所能知也予老且病行

將采藥於羅浮四百三十二峰以畢吾願世卿能復索我於飛雲之上否耶序以送之

送張進士廷實還京序　陳獻章

鄉後進吾與之游者五羊張詡廷實始舉進士觀政吏部稽勲尋以疾請歸五羊五羊大省地廷實所居戶外如市漠然莫知也自始歸至今六年間歲一至白沙吾與之語終日而忘疲城中人非造廷實家不得見廷實而疑其簡實不然也盖廷實之學以自然為宗以忘己

為大以無欲為至即心觀妙以揆聖人之用其觀於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時所以運行萬物所以化生無非在我之極而思握其樞機端其銜緩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與之無窮然則廷實固有甚異於人也非簡於人以為異也若廷實清虛高邁不苟同於世也又何憂其不能審於仕止進退語默之槩乎道也茲當聖天子登寶位之明年思得天下之賢而用之而廷實之病適愈太守公命之仕廷實不得以未信辭於家廷於是

卜日告行於白沙留二十餘日去歲之冬李世卿别予還嘉魚贈以古詩十三首其卒章曰上上崑崙峰諸山高幾重望望滄溟波百川大幾何卑高入揣料小大窮多少不如兩置之直於了處了世卿豪於文者也予猶望其深於道以為之本廷實至京師見世卿重為我告之廷實所以自期廷實其自信自養以達諸用他人莫能與也

送戴元之序　李承芳

戴元之名乾浙江臨海人少年以英敏學識登庚戌進士茲受江西宜春令予與元之同榜而年稍長於元之同榜於元之先為知深夫同榜也有兄弟之誼以長也有師友之誼知深也無彼此之閒予以甲在元之之前授官大理評事元之則為令也此乃時例也天官卿從時例也夫以同榜也以長也以知深也以評事則無所行以令則有所行者也韓子曰知之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元之之任予可無一言邪夫宜春古袁州也李太

伯袁州學記當時及後世多稱之太伯謂秦之速失天下也以廢詩書漢之久有天下也以宗學術太伯之言僅是也夫詩書者吾道之跡而已必得知道者以為之師帥於是而授人以詩書則詩書於人庶乎其有益也使徒事詩書亦末焉耳夫太伯非知道者故語人以粗跡當時知袁州者祖無擇也無擇何如人耶則袁之學終寥寥焉未見其有一人也嗚呼古之時此學校也後世亦此學校也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者為人古之學

者為君子今之學者為小人是豈學校之罪哉葢師帥者未得其人也予觀近代以來害天下之人心者莫甚於學宫害天下之士習者莫甚於科舉之文率天下士類為惡而無所紀極者莫甚於學官此有識者之所以痛哭而長嘆息也以予處之必將天下學宫學官一切而廢去之惟天下之守令擇天下有道德之人以為之守令則於郡邑之内求老師宿儒尊禮而為之師一鄉之善士則師其一鄉一國之善士則師其一國凡士子

之所習者一遵成周之制所謂六德六行六藝以立其本經書以擴其用而經書則惟原文而已至於力田畝及錢穀兵甲律令之屬而皆一一究極之而可施之實用焉守令各詰其所會之地畢躬盡禮而訪問之其道成德就者則舉之夫舉而用不用則在執天下之政者之責也然士之道成德就者用則行之不用則藏之亦不以在外者為欣戚也有司惟知舉賢才士惟知守道實惟兩得之他非所計也由郡邑而達之國由國而達

之天下而唐虞三代之治詎有不可復者哉嗚呼天下風俗之權輿是在守令也元之為政其盡求之大本者哉若時世之政務元之之所優者矣予復何言

送同年彭鳳來知巴縣序 李承芳

程叔子在宋出居於涪著易於涪之北巖其心固安於涪也自古聖賢樂天知命安土而敦乎仁蓋無入而不自得焉順逆非所計矣叔子末年蓋有所得也蘇子瞻安置黃州時放思於詩賦取樂於山水之間而善政亦

多所成焉其流風餘韻足有動於後世者矣二程舊云河南人而地實今黄陂也黄陂見有跡記存焉夫叔子以齊安人而興於蜀子瞻以蜀人而興齊安二子者皆可為百世師也程蘇在當時常不合而後人論其跡至若氷炭者焉以予觀之二人之不合皆中年時事其心不必深論也程伯子謂王介甫青苗助法實吾黨激成之耳夫天下之事如水然順之則順逆之則逆也子瞻高曠非介甫執礙者比使明道與子瞻同立於朝必有

相得以成其美者有宋之治其殆庶幾乎叔子子瞻之事古人所謂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類邪彭君鳳來同予庚戌進士也鳳來黃陂人黃陂去予武昌嘉魚不二百里土俗民情素相近且為通家則予與鳳來故知深焉鳳來聞道者也夫道之大源闡幽於易人之性情正始於詩夫道與陰陽剛柔之理屈伸消長之幾一而已詩有列國凡天下之風俗性情而盛衰得失皆可考見焉夫程著易於涪蘇放詩賦於齊安皆有得者也鳳

來治詩兼通於易故予以二子之迹語之而所望於鳳來者尚矣夫道也者海之謂也政教之源也守令者政教所寄道於是乎流之者也鳳來得於程蘇焉則知海矣韓子曰望海焉知沿而不止其可量也哉仕與道偕進不復為鳳來言也

送王敬夫僉事福建序 李承芳

福建古閩越之地也方今天下文事人材福建為盛於他邦韓昌黎謂閩越地肥衍有山泉魚鳥之樂雖有長

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惟常家有文辭名於當時爲福建諸州觀察使以是大官治其地臨蒞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家親與之爲賓客禮觀游宴享必合與之於是風俗丕變人才與中州等當時作之先者歐陽詹一人而已於乎若家者以文辭名尚足以肇古先未有之俗況有道者於世之文字閑肆之餘顧不足開起其迷溺闢除其荒亂使從之其正也哉夫古今文體不同也文固可以善俗亦足

以壞俗觀之唐及今時是矣王公敬夫以成化辛丑進士拜官大理評事進寺副茲弘治壬子擢福建按察司僉事敬夫智識髙遠養其剛大之氣而持屹立之操故難同也雖寮寀嘗以方圓不相入在大理久之方有是命也承芳尤大違於時者而吾敬夫獨辱厚焉是或一道也敬夫為退之同鄉人古今人無謂不相及予嘗與有識者論敬夫曰時有激而合則可為漢李杜之流有為於時其當不下唐之宋璟也元之劉静修亦為同鄉

固盡聖賢之徒也其知識氣節何如者哉當時所與者許魯齋也後之人拘於著述之說而不與昌黎魯齋並進於孔廟焉予嘗謂註釋爲古聖賢經書之害有不可勝言者矣不以爲罪而反以爲功何哉此有識者所以爲後世痛哭流涕者也敬夫所得其故有所自者矣敬夫之官昌黎所謂大官者而今之化俗當何以哉昔在有宋閩之名宦人物著於傳載甚衆而其尤者若陳襄趙抃張浚辛以膺趙汝愚蔡襄王𤾈劉珙陳師孟以政

事名羅從彥楊時李侗曾輩游酢真德秀胡氏蔡氏父子以文學名陳瓘尹洙林之竒以氣節名劉韐李綱以忠義名而朱元晦者世目為大儒而所名道學也承芳大以為非承芳非之之極正猶衆人是之之極也嘗與敬夫論之敬夫雖未為是而亦不為衆之甚怒而欲加之酷罰也近有二三人者頗以為是鬬越文獻之淵藪安知不有如斯見者耶事之始地之所出也而極則復吾敬夫倡正之幾其或在於兹乎若夫蒞官治民之政

敬夫所裕如進退之道敬夫必有成算者矣予皆在所略

送鄭温卿序 李承芳

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孟子之時何時哉其所以自興而且望待於人深且厚矣而固不以時也予讀周禮至於教民興學選賢命士之法而見其周至焉士民生於時宜其周于為善也雖欲不為善而為惡不自得也揚子曰周之士也貴春

之士也賤周之士也肆秦之士也拘世益降則俗益薄而士習益下矣士至於漢固不足為士而三代之遺風尚未盡泯滅也凌夷者數百年及漢末時氣節屹興士習爭自刮磨雖非古道而猶可觀下此均未足論宋元之儒若周濂溪邵康節張横渠程明道司馬公李延平韓魏公范文正許魯齋許白雲劉靜修數人而已其訓詁章句者不必言也弘治庚戌取進士三百人鄭君温卿浙江蘭溪人以福建閩縣訓導考滿來京師冢宰王

公因其言而知其人也禮之就會試而取進士焉溫卿之志固不屑於此者葢欲因此而得所行焉耳溫卿訓閱時其徒應科目而出者甚衆且屢典文衡焉凡士之出其門者皆著有時名是雖時制文字中人物亦足以觀其作人之效矣弘治壬子山東鄒平令缺員冢宰曰鄭甚者其可往哉斯人也好古力學崇師養氣者也鄒平為孔孟之鄉千數百年而欲興之古安得不仗之豪傑之士也哉於乎溫卿之令亦重矣一時六卿士大夫

而望於温卿者尚矣周禮之教民興學選賢命士之法温卿素有所考而志欲行之者吾見斯道而可復於兹歟夫守令者政教之本風化之權輿也一邑者天下之積也有志於道者不惑於古不畫於今者也若夫當世居官澤民之事温卿沛然有餘者矣予蓋不屑於温卿言也

送王承吉序 李承箕

往年壬子予再謁白沙先生先生曰三楚人物得之褱

樊令御史曹公嘗詩之曰御史前身或姓錢急流勇退者也且稱其主夫王承吉從善者當是時予胸中已著承吉而未會面蓋知其玉潤者也今辛酉承吉挾二僕夫徒步往予山中不交一言而彼此心醉但相與於丘壑林薄田畝飦粥粗糲瓦盆之間而已依據聖賢講說經說以立門戶以僥聲譽以干非分以損靈元非予所以心醉於承吉者也亦非承吉所以心醉於予者也予嘗於林壑丘薄田畝飦粥粗糲瓦盆之餘曰古先賢聖

之學不傳也久予三見白沙先生不敢考問為學之方先生甚怪之曰世卿三見白沙不考問為學之方豈相從意耶予曰聞見口耳之學非其自得者非真學盖所以存其無竟其說之意先生聞斯言甚然之今五十年凡在宇內物物與之皆真頗覺已之所以自存者無待見聞口耳而其所以自存不敢瀆告人也他日訪承吉卧龍山中觀者舊之遺風使江漢變於鄒魯者吾於承吉豈別有言哉

送許生還上虞序

李承箕

戊午之辰正月初吉有生白袍草履通予門謂浙之上虞許璋生挾一衾風雨寒暑不顧言若不出口而所言皆根據在昔可與共學者乎予坐之大崖山中餘三時有問疑則復至門予嘗語之曰拘拘陳編曰居敬窮理者予不然嘐嘐虛跡曰傍花隨柳者予不然罔象無形永長生不死之根者予不然生欲往白沙謁吾陳先生夫自生之鄉去彼五千有餘里囊無粟衾裹裂錢掛杖

頭者有幾生又有老親雙垂白於堂叟子可再遠遊乎吾於此未嘗不嘉其志而又未嘗不恨其窮也不然吾自有樂地夫何恨其將反而求尋乎予贈詩二章予兄大理復和之生既歸歌數詩上巵酒於堂上暇則請坐以觀心且讀聖賢書其樂何如也時弘治己未春正月序

明文海卷二百八十九　　餘姚黄宗羲編

序八十

送序

送陳直夫先生序　莊杲

余在京師時見天下之賢者多矣得與十人者交焉如陳白沙之大羅一峰之廓陳直夫之直李賔之之敏婁克讓之公潘應昌之偉章德懋之浩沈仲律之温黄仲

昭之暢林緝熙之雅皆予所不敢望而及者予皆取以為友是十人者不以余為不肖亦皆有願納交之想而直夫與余又有婚媾之雅視他人尤厚善未嘗不責過未嘗不規凡所以教誨余者無一不盡而余亦不敢負直夫也其後余以憂歸病不能出是十人者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與余聚散不常而直夫亦十載不一見今年直夫起復御史余喜得侍時或聽其議論以助不及未幾直夫又與應昌出而僉憲大藩矣余之喜者又不

能不爲之懼也余終於何所歸哉直夫將行過江與余言别余留之三宿不能舍去直夫亦以遠别於是極論古今上下人物題品略盡凡所以規余者亦無不至直夫視前日益加直矣直夫因自謂去其官居於鄉者十年鄉之人皆以直夫之直爲好奇雖直夫亦不能與之以自辨者於乎直夫果好奇哉世俗之人軟美圓熟上下雷同不以爲怪偶見吾直夫之直抗不容物譬之夏雪冬雷見者必駭不謂直夫之好奇吾不信也直夫學

聖賢之學以孔孟為法直夫之竒其殆孟子之英氣伊川之過剛者哉人以伊川孟子為非聖賢不可雖然聖賢以純粹為質寛恕為心攻其惡不攻人之惡見其短不見人之短坦坦乎寛平廣大之地廓落乎天包海納之中而泯然渣滓之渾融形迹之俱化也若夫英氣過剛者不能無少瑕疵圭角一世而凌厲萬古自攻之旗累仆累踣而攻人之陳則雷動鼓行於鴻門井陘之間為之不少貸矣嗟乎嚴霜烈日果如和風甘雨之可親

乎龍蛇羆虎果如鳳凰麒麟之可愛乎孟子之與伊川
吾固知其非顏淵明道之比也直夫於此當何如哉賓
之贈直夫之詩曰病來緘口坐今日為誰開事忌於名
近身寧與世猜鳳鸞終瑞物鷹隼亦雄才畢竟將安作
頫君次第裁蓋將進直夫於聖賢廣大之中而望其刬
削乎崎嶇稜層之地故耳故今於直夫之行亦以是為
言非以孟子伊川為非聖賢也吾聞白沙以東白先生
之請將主白鹿洞直夫出此以求印正當知余與賓之

為不敢誑也

送戴侍御提學陜西序　莊昶

浮梁戴先生以侍御提學南畿既數年績用告成擢陜西提學副使江浦掌教吾先生送其行先生謂宜有詩吾先生曰吾詩豈足為先生重請一言以重於予夫吾先生以屬予以迂屬者不足為先生重迂者豈足為先生重哉吾先生曰何謂予曰世方病迂見夫迂者不以為狂輒以為怪予知世之病此輒謹閉其口不敢茍出

一言哉先生雖不予病然越雪蜀日不疑足矣尚敢望其九喦子乎吾先生曰言之吾請致之當有擇也予乃告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過於楊墨人皆知之科舉之學其害甚於楊墨佛老者人豈知哉夫何甚為我兼愛寂滅虛無楊墨之學蓋足闢矣至於富貴利達患得患失謀之終身而不知反者則又佛老之所無也是故古之學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理自近而遠自易而

難施之有本進之有序科舉之學亦有是哉惟能斯能蓋夫必也屬聯比對而點綴紛華某題立某新說某題主某程文皮膚口耳媚合有司五經四書擇題而出變風變雅學詩者不知喪弔哭祭學禮者不知崩薨卒葬學春秋者不知嗚呼此何學哉富貴而已利達而已覬覦剽竊而已明德新民果如是乎性分之内果有此乎昔朱子謂廬山周宜幹有一言極好朝廷若要恢復中原須罷三十年科舉始得科舉得士恢復中原計也周

宜幹乃欲罷之何哉豈以科舉為媒利之階而其人不足以知親上死長之道故欲罷也昔胡楚浚又謂科舉之外自有義理曰外云者科舉自科舉義理自義理科舉無義理也夫道不明豈道罷哉科舉害道也凡人得所恃以為人者道也所恃以參天地者道也所恃以經邦國者道也科舉之學是害道人何學哉今之世科舉之學盛行求者曰是取者曰是教者曰是學者曰是三尺童子皆知科第為榮人爵為貴一得第者輒曰登雲

輒曰折桂輒曰登天府懽忻踴躍鼓動一時自童習以至白紛率皆求之殫竭心力必獲乃已至於所謂義理所謂性分曾不知果何物也糜爛橫流不可收拾把持斯道今果誰乎先覺後生今果誰乎予則不能不有望於提學諸君子也㦸先生安能辭其責哉吾先生曰有是時王之制要之不可盡廢予曰君子仕道必科舉哉如慮廢也利達絶之義理開之教其涵養道德於平時不得已而發為科舉亦無不善昔東萊得一文卷便識

為西江陸子靜時王之制廢乎否乎吾先生曰似矣毋重自迂請書以告戴先生

送三峰歸南海序 羅倫

南海之溪有三峰焉蟠居廣博意氣端重色如頳玉者兩峰也風骨巉巖氣度軒豁如神人異僧使人望而敬之者南峰也娟好靚秀如素女靜姝遠之可愛而近之不可狎者東峰也烟消霞歛風清日明陰陽和暢萬景嫵媚眉睫間一接佳氣則精爽飛動神情怡悅及夫雲

霧歘起雷電晦明則神没鬼出駭目驚心倐忽萬狀此三峰之所同也兩峰在東艮容君彦昭有之南峰在玉樓之西易君德元有之東峰在魁江之上陳君秉常有之三峰之外在番禺者何氏有矩峰在東莞者林氏有熙峰三峰高出白雲九曜石鼓大奚諸山皆俛伏其下不敢抗視五峰脈脊皆自崑崙崑崙在白沙南世傳𩕳川白龍所宫天下文明則見海南諸山崑崙最高蒙泉潤澤可被千里也雲膚寸可雨天下與羅浮相望羣峰

列岫層巒疊巘凡出崑崙者皆磊落奇詭特異衆觀雖跨州超邑横河絶海而端嚴拱抱尊面崑崙如弟子之服先師無違背者武夷之西雲谷之東蔡氏有九峰胡氏有五峰成二山之偉觀此五峰者不亦重白沙崑崙之偉觀乎客有好奇者曰予知南海之崑崙矣知西海之崑崙乎吾能言之其大蟠天地其高蔽日月閬風之苑玄圃之墟宫天帝而館神人其入中國者北紀則嵩華恒岱南紀則岷峨衡廬小天下塊三山杯五湖者皆

崑崙之支脉為之也子欲盡天下之大觀吾與子其俱往三峰主人同聲曰諾吾將由南海之崑崙陟西海之崑崙矣遂仗劍長歌浩然而往

送叅政盛公以端之江西序　張𪷂

古稱為政者以移風易俗為難葢非有其本者不能也有其本矣非持之以久不能也是故虎狼噬人驅之而止洪水墊溺疏之而止旱暵為虐一雨而止劇寇弄兵戢之而止惟風俗偏蔽不可以力競不可以智攻不可

以期近效所以難於禦大灾捍大患也若江西大藩文獻攸萃民服農商士尚經術海内鮮儷然郡縣之間文獻彌盛健訟彌張珥筆懷牒者百十為曹鑿空煽虛變幻奇詭雖絶人之辯莫能致詰詩云雀角鼠牙未足以為喻也嗚呼豈經術使之然耶而世之知經者未必然也若曹不知有經耶而儼然嬰冠束裳者亦或蹈之何也將假經而濟姦肆姦而賊經耶經而至斯戾亦大矣然不世之士往往挺出其間豈以訟徒苛責深求能成

人之賢耶何斯賢之化反不能及皇明撫治百年良吏臨之亦既多矣抑山川之秀有戾氣以間之歟皆不可知也吾鄉盛公拜江西參政而聊一問之公績學有聞凝然重負謙厚慎密內明外和嘗任兵部之武選而釐獘設條績效獨著近任工部之營繕甫逾三月上下咸愜真良吏也化民成俗之本立矣協恭寮宷期以歲月頑風陋俗縱不能頓革寧不少為止息以從善良耶吾不信也昔人謂天下無難事書以俟之公名綸字以端

以戊辰進士起家云

送學士王先生之南京翰林院序 張弼

夏商周皆盛治之代也而後世之治出於周特詳不徒文武造周成康守成宣王中興之大制也后稷公劉太王王季之生養徼顯獸腓鳥翼複窑伉門下及閭巷荒遐閨闥之幽筐筥之細靡不有聞豈其時近其文備哉去於諸侯燬於暴秦文非備也文武而上與夏商俱時弗後也蓋惟二南七月思齊生民崧高江漢諸詩傳播

在人簡籍雖毀亦不能泯故三百篇獨全於後世而言周之治特詳也我朝仁祖淳皇帝發祥啓聖於中都太祖高皇帝肇基建極於南都迨太宗文皇帝肅清纘述其宏綱密紀固掌在有司載在史官萬世攸遵然其委曲深微非史法可得而悉也弼嘗遊南都好從長老問遺踪往緒欲就一隙之光以窺日月之明傳聞罕覈滋久滋惑間見篇章亦多膚末咙蕪弗足稽也韓昌黎所謂揚厲無前之偉績鋪張對天之宏休非今日作者事

乎毘陵王先生廷貴拜學士之命之南京翰林聞者咸以斯任優游恬曠若在風塵物表所謂吏隱者也弼竊以原恭豐芑岐鳳囿麟徒以發舒於咏歌者盖有年矣今先生往履其地撫其跡質其事仰聖謨之淵弘左右之忠藎而所以篤無疆之基業者不於此時而述之將何俟乎不可謂郊廟有頌而風雅可略也矧編之簡籍幸徹宸聰則可以鑒創造之艱持守之不易黙格潛孚殆不必昔之侍細旃伏青蒲而功自倍豈徒言治者

得其詳哉吾知先生之不自暇矣況南京之職文事者惟先生而已少暇則應四方之求銘功焯以垂金石亦所以著國家之盛治於悠久也先生何能自暇哉有鄉進士李應貞者生長於南都好古博洽百年之跡頗言之有據先生叙述於咏歌間其亦容賛一辭乎弼辱先生之知於斯行不敢徒羨先生之暇也尚聽雅頌之音洋洋盈耳駕皇明於成周之上矣先生何暇自逸哉

送劉世美還京序　章懋

成化丙戌春三月廷試進士賜羅倫等三百五十有二人及第出身有差既而循故事選進士充庶吉士員居之翰林膳以大官而不勞以職務俾之盡讀中秘之書以修其所能充其所未至葢將儲養成就大其器業以大他日之用其為人才治道計者至重也惟時在列之士閩中林亨大王世英吉水宋爾章華亭張汝欽姚江邵惟貞天津劉世美莆陽黃仲昭東安施彥厚洛陽翟廷光淳安商懋衡安成李廷章耒陽謝元吉江浦莊孔

易石宗海貴溪畢廷珍新淦何惟一山海鄭克修甬東章元益上虞陸克深海虞李世賢番禺鍾美宣閩中王文魁張壽夫皆一時俊髦而懋之不肖亦獲厠名其間凡二十有四人咸以布衣首際隆遇罔不感憤思奮圖惟報稱相與切磨講習端乃心正乃學砥礪乃名節平居論議必以古人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相規勉慷慨自許契誼相投盖金可斷而蘭與臭也豈非一時之幸哉居歲餘而壽夫文魁相繼以卒亨大復以母喪去

存者葢二十有一人未幾而拜官之命下矣爾章世賢仲照懋衡與其皆為翰林編修孔易檢討彥厚廷光元益皆給事中元吉克修汝欽惟貞惟一廷章皆監察御史世美世英宗海美宣主事戶部而克深禮部廷珍水部出視事於濟寧或官守或言責各有攸司曾未踰時而其與仲照孔易俱以罪責補外仲照知湘潭孔易判桂陽其亦待罪臨武遐荒萬里自分永與朋舊暌隔矣已而以言者留南都仲照暨其評大理孔易副行人其

後元吉以言事忤旨出為南陵丞惟貞謫知浦江美宣謝病歸南海皆道出金陵邂逅一叙平生獨恨爾章又爾物故徒以旅櫬過此其等又相與哭而送之江之滸追感疇昔寧不為之慨然也耶去年冬世美適以公事來南都寓於館人者四閱月因得數相過從間與道舊則世英復以憂去克修諸人亦往往銜命走四方其朝夕聚首於京師者無幾矣離合升沈可慨如是而況數十年後耶世美他日還都訪舊其意念當何如也

別湛甘泉序　王守仁

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曾子唯一貫之旨傳之孟軻絕又二千餘年而周程續自是而後言益詳道益晦析理益精學益支離無本而事於外者益繁以難蓋孟氏患楊墨周程之際釋老大行今世學者皆知宗孔孟賤楊墨擯釋老聖人之道若大明於世然吾從而求之聖人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愛者乎其能有若楊氏之為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淨自守釋氏之

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楊墨老釋之思哉彼於聖人之道異然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者章繪句琢以誇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偽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為而徒取辯於言詞之間古之人有終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為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所大患者豈非記誦詞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者之過歟夫楊墨老釋學仁義求性命不得其道而偏焉固非若今之學者以仁

義為不可學性命之為無益也居今之時而有學仁義求性命外記誦詞章而不為者雖其陷於楊墨老釋之偏吾猶且以為賢彼其心猶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後可與之言學聖人之道某幼不問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於老釋賴天之靈因有所覺始迺沿周程之說求之而若有得焉顧一二同志之外莫予翼也岌岌乎仆而復興晚得友於甘泉湛子而後吾之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遏則予之資於甘泉多矣甘泉之

學務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為禪誠禪也吾猶未得而見而況其所志卓爾若此則如甘泉者非聖人之徒歟多言又烏足病也夫多言不足以病甘泉與甘泉之不為多言病也吾信之吾與甘泉友意之所在不言而會論之所及不約而同期於斯道斃而後已者今日之别烏容無言夫惟聖人之學難明而易惑習俗之降愈下而益不可回任重道遠雖已無俟於言顧復於吾心若有不容已也則甘泉亦豈以予言為

綴乎

別甘泉子序 黃綰

予欲學以全夫性之道知寡聞不足與乎大明欲其友三年而不得求其師六年而不遇自謂終焉棄德者矣反而視之其身常如槁其意常若失得一官若負織或有告之曰越有陽明子來矣子何不知親耶乃亟趨其館而見之陽明子坐與我語歸而猶夢之覺恍若陽明子臨之而不敢萌一毫於私於是乃源源而見之遂不

知有我之百骸九竅矣陽明子曰有南海甘泉子者在予交也子豈欲見之乎翼日偶於陽明子之館見之其容簡其心一其示我之言蓄而盡入其館遂拜之於是二子之庭日必有予跡矣陽明子曰吾將與二三子啓雪竇帚西湖以居諸甘泉子曰吾其拂衡嶽拓西雲行與我三人遊之又相謂予曰子其揭天台掀雁蕩以俟夫我二人者予曰我知終身從二子游二子有欲我何弗勤且我結兩草亭各標其號以為二子有焉何如無

幾甘泉子將帝之命欲之於安南之國予則憂之曰聚散其自此乎予其舍我矣或問曰何憂也予過矣天地之道理以同聚物以異散今予三人理則同矣物則類矣浮遊之間何往而不與聚而予猶疑其散耶曰吾欲之甚而易之惑也夫自世喪道世之君子白玉於外而中碈也其不可與道也久矣而吾忽得二子者不啻景星快見而鳳凰樂覩之今離索於此此吾之所以為憂也是何過哉予行矣遂書其言投諸其笥以靳予之不

我違也

送太守程君之任序　羅欽順

昔陽道州自署其考云撫字心勞催科政拙余嘗以為拙之一字當為巧者發爾不然未為得也夫巧固傷民矣而拙將無瘠其國乎國誠瘠未必有肥民矣何以驗之往年賊瑾用事有司率承望風旨累年租調之違負者舉之如不及緣此横取民財一郡多者奚啻千數萬名為勸借而實則威之以嚴刑徵諸前聞是謂白著吾

民皆不堪命而卒無所於告也巧之為禍其烈如此不可畏哉然推尋事端則凡逋負之多未始不由累政之拙在平時或可牵補一旦事變百出國用且窘元載之策勢將必行斯民安得不重傷乎是知巧與拙皆不可也嘗閱漢宣帝論及良二千石首以政平為言要之催科之政惟平乃善夫所謂平者豪强不得以苟免貧弱不至於見侵惟正之供取必以其時其非時之調發必不得已則審其輕重緩急而通融之有術如是而已矣

夫有地數百里民小大以數十萬計政事之當平者誠不少乃若關於利害之大者宜莫過於催科催科之政平則實惠及民而國用常足上下之情兩得為郡者庶無負矣今之君子可以此言告者程君汝南非其人乎君初以家學登弘治壬戌進士第授南京戸部主事歷陞員外郎郎中詳敏寅恭聲稱籍甚當道兼采其資望爰請於上俾知衢州夫以君存心之良得名郡而理之其致勞於撫字也必矣而況在戸部日久中間屢奉堂

劄有事於外服其於民情之舒慘國計之盈縮緩急之際可恃與否夫孰非其所諳則夫催科之必平不傷於巧不失於拙又當於君見之矣且為郡之贍豈無安養教化可言而顧於催科是講則以大學之教固嘗深致意於理財也理財之道得然後安養可遂教化可行不然心雖勞竟何益哉用敢以此告之君以附忠告之義以復其寮友楊君景奇朱君廷輝輩之請

送太守歐陽君之任序 羅欽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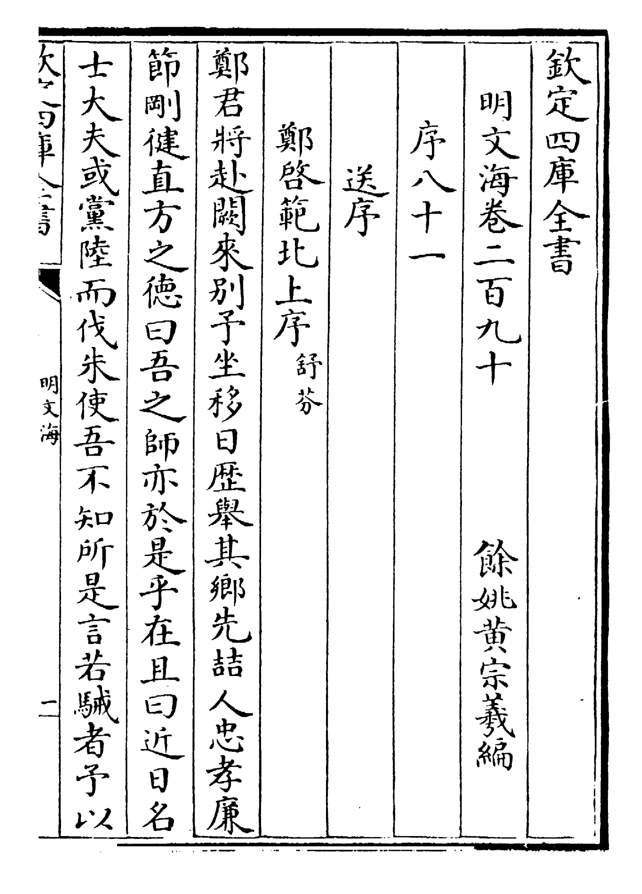
吾邑稱士族推歐陽氏百數十年來登仕版者後先相望往往以才行著聞於時賜之其一人也君初以己酉貢士典教湖廣之應城應城學者皆樂從其教人才為之一盛後登壬戌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遭外艱去服闋改吏部進文選郎中所至皆能其官蓋其識見明壓酬斂動必稽乎典法而未嘗不合於人情此所以克有佳譽也茲拜金華太守之命輿論翕然以為宜之任有期其同官諸君子來請余言以為贈余與君居同邑且

有連同官南都相處之日久誼固不容以無言也惟金華乃浙東名郡其景物之勝自齊梁時已為詩人所賞逮宋中葉大儒吕成公出卓然以興起斯文為已任遂啓一方道學之源相去未百年而何王金許四君子相與導其委至於近世則又有楓山章先生相與揚其波漸及士民其習俗要為端且厚矣君往而為之守豈待於他求哉余嘗聞古之有邦家者其才智雖遠過於人然猶必有所友有所事益稽謀考德既以為在我之

資而養老尊賢又所以為士民之勸身不出戶庭之近而化行千里者此其機也世降以還人情多喜於自用師友之誼鮮克致隆所以功業如彼其卑無足怪者今渢中大老幸有若楓山先生在君所敬禮宜莫先焉考德稽謀匪朝伊夕於以發揮於政事將見舉無不中勸無不從其士習固將益端民俗固將益厚矣夫如是君且優優然得以其暇濯八詠之清風翫雙溪之明月賡都人之麗句以繫他日之去思其佳譽之有終名位之

遠到也不可必乎余嘗佐楓山先生於南雍多辱教益奉違日久每用馳情輒因君行附致區區之敬

明文海卷二百八十九



明文海卷二百九十

餘姚黄宗羲編

序八十一

送序

鄭啓範北上序　舒芬

鄭君將赴闕來別予坐移日歷舉其鄉先喆人忠孝廉節剛健直方之德曰吾之師亦於是乎在且曰近日名士大夫或黨陸而伐朱使吾不知所是言若駴者予以

鄭君既學古而師道復近取師於鄉先喆人其識趣可尚矣而朱陸之辨學術之大者乃告之曰今之才智之士欲飾虛聲鼓後進則惟尊德性之說可掩覆也若謂道問學則必窮天地之高厚參百王之顯章極禮樂之中和語鬼神之情狀與夫萬變之所以應萬物之所以名蓋有不可僞爲者矣故黨陸者非爲道也竊其一節以欺人也異朱者非爲道也未見朱之大全也啓範曰信哉言雖然自二家門人已不相能必有所同異也曰

其稟賦異其入道不能以不異其識趣同其至道不能以不同朱不容議矣觀陸與趙生論講明踐履之書是豈偏於尊德性而不知道問學者哉然則二子班乎曰濂溪立德可繼乎聖其立言可列乎經陸子以爲穆陳之徒而詆無極爲老莊之說則知德知言兩失之矣或者謂其高明過於晦翁豈其然哉啓範欣起曰然遂别明日廖君師賢郭君徵卿曰亦有所别鄭子哉予曰識趣者學術偏正之本也學術者人材純駁之本也人材

者治道隆汙之本也予見其識趣之髙與予論學術亦切時弊俾守一官於國家庶其無負哉廖君曰仁哉言其書以堅鄭子

蔡希淵致仕序　舒芬

道非豫樟也豫樟生亦必百年而後出地道之興喪豈易易哉是故其興也非一朝必數千百年其喪也非一朝必數千百年自伏羲至於孔子其間非無亂道者要之皆道興之日也觀之十五國風則婦人女子之言至

今爲經而左傳國語所記雖僕隷厮役莫不能説先王禮義以自守此非道興之實哉自戰國至於宋其間亦非無明道者要之皆道喪之日也觀之十七史所載上無禮下無學彛倫攸斁簒竊横恣其間稱英君爲名臣者治心檢身律人或不逌於二代胥史此非道喪之實哉濂溪之聖足以繼義孔然不能興道何耶不在王公之位也是故五百年而聖人出則道有繼也未必興也道之興也百姓日用而不知也非聖人迭居天子之位

不可也況有其期耶故自伏羲至於孔子則道將喪也雖孔子不能興自孔子至於周子道方喪也周子又烏能興哉今道之興尚未有期也吾同年蔡君希淵欲以一教授興之則亦未之思耳雖然有契之位之時有益稷臯陶之師之讓則人未始不可為天道亦未始不可興也今無一焉而果心信志是以其去幾於不能潔也蔡君去同年陳君揚劉實夫廖師賢郭瀓卿同遊林貞孚咸不能別而贈之言蓋有意乎斯道也芬曰無寧使道

在世而不在我希淵曰然遂别

送僉事陳君序　羅玘

書紀禹之徂征有苗易稱高宗之伐鬼方而商詩殷武亦歌之周宣采芑南征之詩春秋桓文陘濮之役皇帝王霸之相承若將不能一日忘乎衡巫江漢之間者古之人亦何急於得楚哉以爲都則僻以其地則田下中而泥塗多沮澤以貢賦包篚則羽毛齒革惟金三品出於他州尚多有之兵者聖人所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然

則古人亦有得已之兵耶於戲此古之人所以動於此而其幾應於彼發於一時而其憂及於千萬世者歟詩有之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言崧之爲嶽邇於王都疏甸之既久望秩之必通而其神之歆之宜其降而生賢焉若以爲荅也夫衡亦嶽也江漢大瀆也其尊豈亞於崧高哉顧其僻在南陬況不順者馮焉皇路爲之不通巡狩秩望之禮曠焉其神氣安能與中國相爲流通而尚望其有他乎

哉故其所以不能一日忘者疾不順者梗之也討不順者將引其嶽瀆之尊而匹諸嵩者也匹諸嵩者固將以生申與甫者望之也然不必其身親見之者公之後之有天下者耳然而更千百年世非其世而巡狩望秩之禮移爲封禪禱祠之儀雖嵩焉且不免為神羞而況於衡乎故唐韓愈氏僅意其有魁奇忠信之民生其間而猶有未及見之嘆夫申與甫豈特魁奇忠信而已哉則其未生而有待於今日之盛也可覘已有之亦未必不

出於黨庠術序之間使其董學政者果洞古而照今歟宜可坐而得之而為天下賀矣泰和陳君文鳴由刑部員外郎簡當銓任君前為庶吉士於予為同館且同鄉也信其洞古照今而於是乎有遭焉因同官之請贈行也而獨以是告

送尹君歸歷城序　羅玘

歷城尹君以弘治八年夏四月至京師太師英國公迓之入館之泂門谺然冰簟妥榻白飯飯僕青芻餘駒晨

進盥頮潘液宵埶蘭薫秉燎炬如晝日一筵其享篚班

如自五督府帥都尉侯暨伯戚畹之豪爭速宴會樂公

有重客也時公爵上公爲天子師臣參機務總元戎屹

然長城爲邦家重而君又以太守子太子太保太宰公

之弟翰林侍講君之季父也兹以太宰之命歸侍講之

女于公之嗣子鋭巹合禮成求易水之涯而風之登黃

金臺以望居庸延睇于漁陽上谷雲中嗟中外之大防

於是乎在而後撫高閣建瓴之勢俯而瞰之飛芻輓粟

番賈蠻商蹄踵交道市列萬肆珍貨盈溢儈駔紛如在焉騎者輦者舁者任者負者介冑而馳者戈鋋而趨者聚而語者絃而竹且歌者呵而軒者厥聲如雷塵飛蔽天而亦目眩心揺就館而休則優伶盈庭絲竹競作魚龍角觝之技更進互出於金盌玉壺之側至其少飫則又丹檻斜入瑤臺俯臨翠竹朱華裊砌冐池清颸送涼濃蔭生寂清神豁襟如在洞府或忘其素髮之盈簪而身之在客也嗟夫天下之人顒瞻京師如在天上有不

願如往者乎然而轉輸者勞於力獄訟者勞於形朝覲考課者勞於心懋遷有無者勞於計畫是雖於可樂之地卒無可樂之時而欲遂其所願樂者蓋亦莫之能也惟君婚姻之貴亞天子一等耳而又當豐亨豫大之時無一旅之出以勞元戎故得以其餘閒娛嫺宵而侈夫上之祿賜之盛而君亦世貴富是來也所謂勞心力形骸計畫者舉無焉宜其老而不失其樂可謂兩際其盛也五月初吉告歸于公公曰吾講幄之下能無宣是美

者乃屬予予謹序

送劉君知豐城序　羅玘

弘治壬子之冬十有一月予至京之又明日進士劉君出令豐城縣縣之仕於朝者萃飲餞之屬予為觴正酒半合辭言曰吾縣瀕江以縣江合虔吉諸郡之水流至縣西無髙山巨磯以障之遂汪洋演迤而紆徐縣若受江呀而銜之者每北風駕濤則齧其涯涯遂豁空其底歲善崩而暴漲時集又繞其背而出之縣又若浮桴然民

洶洶無策以生今天幸惠令君以綏玆禍乎君笑而不言蓋君以三傳魁南宮奕世顯榮有不難於政理者意豈不以縣之所當治者獨江乎哉雖然君楚人也楚有九澤澤國也予亦不能外江以申縣人之意夫此江舟之浮者諸蕃之貢交廣之賦中州之商日且千艘而其亂者漁者釣者泳者泅者嬉遊者土之人蓋半有事於江焉當其日晶風恬水波不興朝颿暮櫓鳴聲上下各飽其欲而歸平途安車不是快也孰不幸而有此江也

哉其或萬竅齊吹雷電俱至稽天之浪簸盪陵谷而蛟鰐鼉鯢乘而伺之雖其素以水事自任者方且神褫股掉無以措躬於其間而其葬魚腹者何可勝數奚翅蠶涯之禍而已則不幸而有此江亦人之情也今君日臨此江而其不幸者一觸目焉其戚君心宜何如於是試思之縣人亦容有不幸者乎夫自有天地來則有此江而人之幸不幸于其間日相尋於無窮雖天地之大亦無如之何而况人將何尤耶而縣之人一有幸不幸則

曰令實我爲也今將何諉乎然則君之名其得於江者必多也而況治之而已乎然江亦將抵而草樹焉以蓷以牧瀦而陂池焉以灌以溉以利渥縣之人自君始而其東之之勢合岷江以朝宗于海蓋與君同其大也衆咸觴君命觴正書以贈君之行

送郭君知上海序　羅玘

進士臚龍郭君出知上海縣縣人在闕下者合而送之郊且重縣之得君也屬予言之人皆曰上海東海地也

盧龍地瀕北海同一海也鹵瀉鹹鹻其水土同潮汐颶
風以時發作其氣同魚鹽蒲葦其産同在畿輔比赤縣
其所隸同無宣使監司之轄其官之得行其志也又同
以其生而習見者之同而治其所臨者之同行見郭君
政之成也予又將何言君耶雖然君亦遽謂其信同耶
君自是而往三千之程舟是用也至之日掀蓬而四矚
焉離離芃芃者稻也無謂其艾蒿也煙之濛濛者墟聚
之爨也無謂其野之燒也聞其㩧然閧然者市買嚣也無

謂其逐駭鹿而嗷譟也帆之翩翩而織乎中流者糴舟也布舸也無謂其氈軿之旛也入其市而歷錄然者文茵紈綺之肆也無謂其致供張而迎令也坐其堂而訴牒倥偬者膚受之訴也無謂其貞椎埋而剽攻也是蓋不俟終日而已較然矣其果同乎哉晨而六百二十里胥集焉吏以漕目告則三十餘萬石也君思之盧龍其亦有是乎君思盧龍之所無則知上之所以用君者非以其同也上非以其同而用君君顧以其同而治上海

哉予始欲不言兹亦不得不言也請君擇焉

送李君知華亭序 羅玘

陽曲晉分冀土也潼關秦分雍土也華亭吳分揚土也春秋之時晉隣於秦婚姻之國且唇齒也然而亦各私其才量而官之客卿葢亦無幾焉秦晉局其人而仕也亦舊矣矧吳擅其雄於海隅邈乎風馬牛之不及於晉也晉人且不仕於秦又焉從仕於吳哉言偃之宰武城吳人之仕於中國則有之矣彼亦就其師而學之因而

仕焉耳中國之人固未聞仕於吳者也秦漢一再更天下非春秋之天下也吳非春秋之吳也循至于今其勢之倒置亦相懸矣盡中國之賦不能當江南之半盡江南之賦不能當吳諸縣之半古稱秦雍爲陸海言陸地物產之富如海然吳海涯也其眞海耶故朝廷官人之法可以治晉者未可以治秦不使以治可以治秦者未可以治吳不使以治而縣之長吏尤難宜得通經學古辯博之士爲之我陽曲李君前以進士出知秦之潼關

潼關大治而以憂去會華亭方虛其位而君適至遂承命以往且以旌其前功且以竢其後效有日進之象焉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吾獨以爲世各有所遭不獨於其人之賢不肖而已春秋之時管夷吾晏嬰子産狐偃趙衰之徒亦一時之雄傑也而皆没齒局仕於其國其列國之山川道里未必周歷而徧觀也其民俗土風未必交互而試嘗也其才之所施豈僅足充一國之卿而顧不足齒於王朝耶由世之局之之過也今之仕者果盡

賢於數子耶將亦比肩而已也如君之仕未五年既西而秦雍忽東而吳揚更數十年不知其超忽凡又幾其進而赫爾具瞻固不必論也而周遊壯觀亦過於數子遠矣然更秦漢以來其當世赫爾真若可慕者而皆與物湮沒於無聞而數子者尚如有識其面然則人苟賢矣其身可局其善名固不可得而局也矧今非局人之世而君又有志於古而不局者乎君前治潼關主以涼法而濟以溫和蓋晉冀秦雍治體大約宜爾及是命縣

之有名位者以予之知君也欲以聞其政君笑曰涼之温之與時宜之於是皆知君之果不局於政也相與合而餞之而屬予為序

送錦衣張侯序　羅玘

嵗聿云莫燕趙之間惡子弟食飲博奕費且盡思為寇偷盆急每伺朔風塵起躍馬突出周道上矢聲颼然雖有賁育千夫而手龜足瘃饑虚困悴之餘亦不免戰掉失色伏而獻囊免患於瞬息間誠畏之也况南人素綿

道遠而疲三尺童子可以制之其所攜者固其物也亦何擇於公私哉當是時懸人之命於手壯哉翼虎也而國門南出三途視他域尤多蓋河氷不舟天下貢道出焉故令甲三途嵗遣錦衣支帥三人握符提衛士分出以邏其出必以子月望日又出三御史並臨之凡兵民之司皆受檄指麾從事期以靖寇寧民足國阜財而已今年中途屬張侯養直侯余友也少爲武學生戰藝場不如志而抑就右階時尚爲百戶也嘗屢戰邊庭諸部

得令官廉毅爲其大帥所知以其名請乃有是命非常數也令日建纛出郊乘虎皮韉弓韔魚服僕姑在冰衛士屏息俛首不敢唾嚏不敢仰視就而子趨離而鵠立整若斧兀若尸人皆壯侯能戢士謂冦固在其掌中余獨知其疇昔之戰夜半斬多級獻軍門如殺狐鼠耳今玆禦人之冦固健且趫也亦豈遂甚於邉患哉其出沒騰蹂必輕騎遊韁無所止舍亦豈旝車窌廬區脫而悉衆以爲重乎以予觀之蓋出穿窬胠篋之徒一籌耳使

道上之旅去其畏心并力支撑而生死以之則形格勢禁彼固無能為也尚勞天子爪士之出哉况俣斬馘之餘勇視此輩蚤虱不啻也無著手處矣戢士亦其末事別筵有詩余總其意為之序

送黎文淵序　羅玘

建昌為郡屬縣四其治南城縣縣有城在於黎盱二水交鳳凰山之陽城南出通會門百二十里為南豐縣又百二十里為廣昌縣東出武勝門踰黎盱百里為新城

縣而南城北下末三十里已爲撫之臨川金谿二縣葢郡之委也亦要會也故置戍衛以鎮遏不虞今去衛猶爲守禦所元季僞平章擅割據之雄爲僞都借王號宣德中荆又國焉其雄堞樓櫓門社之傑麗臺池苑囿之髙深芻牧廩廐之富鐘竽笳角漏柝之喧羽旌纛幢之樹嬉遊歌舞之娛騎射弋獵之便殊有京國之態豈王都相仍於其處而然邪然觀其奇花異卉珍果嘉蔬酒醴之味直爭雄於洛陽姑蘇錢塘之盛要其土地之美

山川之勝容有以召之也廣昌居上游林箐蒙密瘴毒殺人新城差沃衍南豐多磽确地皆不能與南城齒而其民亦多老死農圃固不能如南城民尚通而善賈樂爲遠遊薄海内外有之也吾嘗遊天下苟十室之邑三家之市吾可以張口飲醪闘囊受饟醉飽而嬉矣蓋吾里閭之人多也最後之京師南郭之南市有吾里人偶語者以爲適然耳既而隅牆而呼吾里人也高門華堂坐而談吾里人也吾驚曰噫何里人之多也吾舉順天

旁午來賀且百人則南郭之人半焉丁仕隆擁重貲而好文黎文淵扈輦踝而多技皆於吾如平生歡吾職史事於今八年文淵老矣請於其長得與其子益國護校東羽幢下歸歸則猶食官餉曳裾玉門榮矣哉然浴盱水射遊魚登鳳凰山放紙鳶倚通會武勝門笑指負擔而入者曰三縣山氓來矣此則少時事也今虎旅司門無敢譁無敢闌入山川禁厲鳥獸魚鱉咸內物也寧復得爾爲邪惟飲醇酒慶餘年得歸老以享鄉園之全盛

招士隆輩亦歸使人謂南城人好遊遊而非忘返者於風俗不亦有助乎八月初吉偕仕隆來告别吾無以為贐也以此贐之

送蔡君之任序　羅玘

予既第進士顧視同年皆天下之英也而時方競師唐人以為詩詩日相角而品日高中書舍人蔡從善又獨為衆所奇一時父母耉老慶索之父母耉老戚索之遠出遊者索之園林勝賞者索之山水草木蟲魚圖畫者

索之不則人不以爲絶巻不貴焉及今爲員外郎於南也得刑部人有竊議法吏非詩人所宜居者予獨恐法吏不盡皆詩人也詩之狀物髙至於日月列星之繫而其入深也達於淵泉散於風之吹嘘雲之浮游雷霆之剥擊雨露雪霜氷霰之降墜昆蟲草木之生生無窮大之爲海爲嶽爲山爲川微而入於秋毫纖塵之不可見變而爲日月之薄食爲颶風爲鬼颰爲祲爲雷之碪斧星之墜也爲石爲肉爲狗爲老人或雨而爲血滄海之堙

爲桑田爲息壤爲飛來峯其爲祥也在天爲慶雲爲甘露在地爲醴泉在物爲芝爲麟爲鳳而於人也宮焉以居器焉以用冠裳焉以章其身符璽權衡焉以信羣而相害也則城郭焉以守兵甲焉以一暴亂祭於廟以報習於學以漸陶而又病其拘也有壺矢博奕蹴踘之具魚龍曼衍角觝之幻至於恠而爲神仙服食吐納之術放而爲孤雲野水之觀水巢石穴之居樵之斧魚之歌農之鼛鼓巫醫百工踏黄之流烏蠻白翟之髽辮紛如

也然必皆羅致之爲詩之囊中物隨取而用焉而後可以言詩又必和以五味使可咀也調以五聲使可聽也施以五采使可觀也嗚呼詩豈易爲哉使其移是心以臨天下之政乎何有而况法吏政之一事耳烏足以盡之予故恐法吏不盡皆詩人也從善行歸過其家省其二親而同官以贈言見屬從善毋遲遲於庭而遄即其所有事使爲法吏如發蒙然天下終必信之而重詩人望以爲政自吾同年始不亦可乎

送華君之任序　羅玘

杭州府推官無錫華君前吾建昌府推官也吾免喪入闕時錫人士皆來問君吾曰君方瘠如腊黷如土炭眉髭垂欲髡念而飲食之乎室如懸罄囊委於地人遇之蹴而不顧也念而賙之乎吾皆爲若謹致焉皆愕且笑以吾誕謾亦滋甚或以爲謗吾遂言吾邦兹有盆國之役大閹突以暑來邦人漫不知也且集吏出詔詔見入匭則已麾旗竪表升屋引絙百人雷呼若翼飛若蹄躪

瓦裂破竹塵飛蔽天屋下婦走兒顫墮井溺竇厓瘐在床喘息待盡雖雞狗亦辟易無所遁處也卜祝令曰皇命垣於東脇東人賄垣於西脇西人賄都科曰吾欲赭彼林吾欲陶彼壤何以奠吾治何以伐吾礎或曰潔吾館或曰具吾饔飧或曰馬幾騎或曰阜幾人或撲吾里胥里胥匿或詈吾令簿令簿匿吾邦君亦惴惴自悄一委于君君請自持絶戒東西人毋入賄賄有常誅蕝定度林相壤館傳騎乘皆以制正無侈無不充具有常供

於是民不苦役工徒不偏勞危人廩人不告匱乏閹始少戢其慾削其威矣而踰月不寢食斥所有以佐官費者君一人而已此吾以君之實告顧誕且謗哉君治不止是也皆釋然避君爲錫增重以爲當受上賞得殊擢也而君玆免内艱竟仍是官於杭州以去又皆屬君宗弟濟之來需吾言以慰噫賞罰陟黜吾賤不得而預知也或者吾邦僻而下君雖力於治主者未必知即如吾者雖言君又誰聽哉而杭玆爲天下最上之人所注意

耳目也況其爲士也彙出而多聲鳴言必人信焉君無變吾建昌者以臨之名譽通顯之機錫人可安安焉無爲君戚戚矣

送虞部王君詩序　羅玘

虞部郎中王君以病請于上歸仲子叔子侍予曰子侍父舁有腋舟有碇樂有常嘗膳有常視無阽無虞永豐其可歸也人曰子過矣君未甚病也君前以行人司副使淮又使蜀便歸拜其二親使節不可稽于家而驅追

上道今雖位郎署而私心鬱鬱寐若痞咽若吐步若趨思若忘怔忡上下醫至以病診君亦曰吾病也吾見吾親解矣噫君豈真病夫哉予曰高哉君之獨病也余嘗閲東西閨之籍矣某也咳某也疽某也頭之痺某也目之眵某也齒之痓某也瘓之衝常十二三矣然而騎于道以納刺飲于室以娛賓坐於署以叱咤以鞭笞嬉於郊之亭池館墅以竟日纍纍也此無病也自以爲病者也若黃馘而俯行躬乃磬折跛曳而越閾病于踰垣喘

呻以趨班實爾匍匐此實病也自以為未病者也自以為病者安知及其既病也不自以為未病乎自以為未病者安知方其未病也不自以為病乎以是二者日循環於胷中則於其身日且不暇又暇思其親而病乎哉予故髙君之獨病也人又曰君雖以病行而又嫌貽戚於其親誘曰以二子歸而學於學且冠且婚以為親歡不欲以病為名歸也予於是益髙君夫仕遠違其親而思情也而未必病病矣藥之乎則已矣而未必輒以請

請而歸矣而未必不曰吾病歸也則其親有不戚戚者乎而親且病矣然則思其親而以病歸者其難乎哉而能以病歸者予見君也而其人亦可知矣予是以益高君也衆皆翕然評予言曰諸贈言意率類是遂錄以爲序

明文海卷二百九十